

乡里乡外

周伯之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目 录

序.....	田秉铎 · 1 ·
--------	-----------

小 说

站柜酒.....	· 5 ·
赶集	· 18 ·
房亭河边	· 26 ·
白纱巾	· 29 ·
丁字路口	· 33 ·

散 文

母祭	· 36 ·
福到了	· 40 ·
古邳情结	· 42 ·
混在运师	· 47 ·
离不开煎饼	· 54 ·
想吃野菜	· 58 ·

家乡的椿树	• 61 •
家乡的柳树	• 64 •
家乡的榆树	• 67 •
井冈短笛	• 70 •
园丁与孩子	• 72 •
工匠隽语	• 74 •
村路·岸柳·城雕	• 76 •
忆郭鹏先生	• 78 •
马大娘	
——故里人物之一	• 81 •
六指姐	
——故里人物之二	• 84 •
“一把手”	
——故里人物之三	• 87 •
老蔫叔	
——故里人物之四	• 90 •
嘎古哥	
——故里人物之五	• 94 •
真蛮子	
——故里人物之六	• 98 •
臊秃子	
——故里人物之七	• 101 •
赵嬷嬷	
——故里人物之八	• 106 •

游 记

井冈山游记·····	• 109 •
延安行·····	• 116 •
大槐树下老鹤窝·····	• 119 •
在阿诗玛的故乡·····	• 122 •
白云生处有人家·····	• 125 •
狂欢的泼水节·····	• 128 •
站在聂耳墓前·····	• 131 •
谒黄帝陵·····	• 134 •
游太昊陵·····	• 137 •
海瑞墓走笔·····	• 141 •

随 笔

生在牛年不知丑	
——《盘龙窝》后记·····	• 145 •
儿女的作文·····	• 148 •
背诵浅谈·····	• 153 •
“画人难画手”	
——漫话肖像描写·····	• 157 •
孙星衍的懊恼和教训	
——新闻失实琐谈·····	• 160 •

让“小萝卜头”高唱“拉魂腔”

- 兼谈县市报怎样突出地方特色…………… • 163 •
- 《乡音集》序…………… • 170 •
- 从张飞是一个书法家谈起…………… • 172 •
- 网下留情…………… • 174 •
- 且说“徙宅忘妻”…………… • 176 •
- 勤俭是吾宗…………… • 178 •
- 从送礼想到杨震…………… • 180 •
- 马儿啊，你慢些走 …………… • 181 •
- 话说马一浮…………… • 183 •
- 宝寿生姜辣万年…………… • 185 •
- 介绍一副楹联…………… • 187 •

附 录

用老百姓的语言 讲老百姓的故事

- 周伯之《盘龙窝》的语言艺术…………… 程荣华 • 189 •
- 后 记…………… • 196 •

序

田秉铎

我与伯之订交，三十余年，相忘于江湖，相忆于江湖，依稀是青春模样。其间，几次碰面，都不是有意识的相约，握手短语，互道寒暖，风吹波平，终于也没将日渐沧桑的面容迭印成一幅相对固定的浮雕。闭上眼，一瞬间，又是邳州当年。

十月初，接伯之电话，说要请我为他的新书《乡里乡外》作序。很痛快，我答应了。承诺是不需要理由的。面对朋友，我岂敢故作谦虚状、故作劳碌状？第二天，在约定的时间，伯之带着书稿来到我工作的单位。从三十年前，一步跨到今天，浪漫的回忆怎么也阻滞不了时间的黄风白雪啊！我深知，在彼此相对的那一刻，谁又能掩饰得了生命老化的外型标志呢？我们是男人，让我们笑对黄昏灯火！

进入交谈，敞开心扉，我发现伯之依然年少。他的热情、坦荡，快人快语，一如当年。说到他已经出版的两本书（报告文学集《秋叶子传奇》、民间文学集《盘龙窝》），说到将出的这本书，说到面临的退养，说到对当年的忆念及未来的设想，自然得一似乎沙落雁。远的，让他拉近了；近的，让他挑明了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

送走客人，我展读《乡里乡外》。断续间，大约用了三天，十多万字被我咀嚼了一遍。有如痛饮乡泉乡酿，我领受了亲切的、重温乡梦的魅力。我在邳州生活过十二年，青春的朋友都是在邳州结交的，渐趋成熟的文风、“人风”、思想风，也是在邳州奠定了基点；我视邳州为第二故乡，邳州朋友视我为“半个邳州人”，这真是缘分。伯之的“乡”，指邳州。乡里乡外，至少有一半是与我的生命轨迹重合的，自然，书页间漾溢的乡音乡情便勾起我一串又一串的邳州之梦。你看，我多么自私，完全从一己的怀旧立场去评说伯之那富有广阔时空韵味的小说、散文以及随笔，无乃太偏乎！

其实，序文并不承担严肃的文学评论的使命。序文只是序文。立一方路标，告诉每一个文学欣赏者，由此前进，缘山阴道，循武陵溪，即入桃花源可矣！

每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该是一片独立于大千世界的桃花源。《乡里乡外》自不例外。世俗的世界，在急变中表现其精彩；书中的世界，于永恒中放射其活力。当世俗世界在一日一变、一日百变中失去其本来面目（其实，世界从来也没有“本来面目”）时，书中的“桃源世界”也就成了印证历史的永生性活化石。感谢伯之，他在作品结尾处多注明写作或发表年月，这就是作品年轮的参照数之一。《站柜酒》、《赶集》等小说，创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隔世诵读，并无隔世之感，时间的贯通与艺术精神的贯通清楚地标明，作者借助于作品所把握的，正是生活的、命运的神髓。

伯之善于写人。《房亭河边》很短，短成“迷你小说”，却写活了五个农村人物。《站柜酒》，不足九千字，已是书中最长的篇幅了，它对娄瞎子的性格刻划，一波三折，足见其开阖自如的腕力。扩大到集子中的二十多篇散文，皆以写人见胜。这构成了伯之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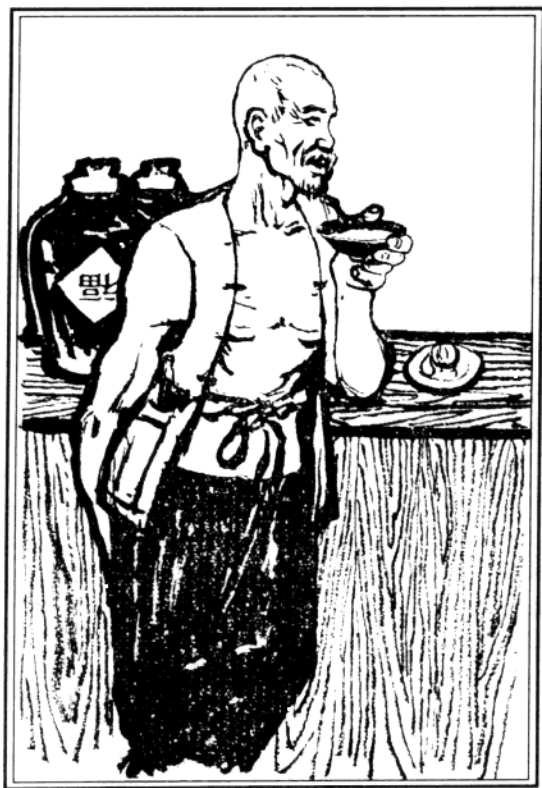
文的群像体系。这体系，以“母亲”为核心，渐次扩展，马大娘、六指姐、“一把手”、嘎古哥等一组“故里人物”，跃然纸上，呼之欲出，托举起作者忘不了、放不下、割不断、理不清的乡思乡恋。因为有着这么一层精神的眷顾，伯之作品所展示的空间维度便有了一种人文理性的张力。思乡，从来建立在思亲的基石上。

关于文学的机智与技巧，无须多言。我的感慨，还针对着伯之的文学韧性。这是一个注定不能借以升官发财的差事，伯之居然坚持下来了，亦难为也，亦难得也。而文学的艰难，似乎还不在于它缺乏自肥自贵的功利效用而易于让人中途泄气；毕竟，预设的使命更易于在完成一个鼓励性的诱惑（骗）后，又设下另一面招安性埋伏。文学家，常常被人捕捉，而文学作品，就是其关入金丝笼内的随人婉转。看伯之此书，似乎并无多少婉转媚曲，我为之一幸，为之一乐。

我曾经偏执地断言：千秋学术，毁于科举；四海文化，败于宣传。可以佐证的例子好多，所以我不准备收回。写在这儿，与伯之共勉，此兄弟之谊也。弄文学，与弄科学不同。你很难超脱于一时之需、一时之责、一时之荣或一时之辱。那就要求弄文学者将不该看重的东西看轻，它很轻，轻轻放下，腾出手，去写你自己的文章。

顺平时流，接近收煞处总该说些无碍安定大局的批评指正吧。想想，很难说，不是伯之担待不起，而是我说不准。瞄它不准，何必放箭？只希望，伯之的文学精神更有卓然不群之仪。走出乡邦，就是家国；走出家国，就是世界。谁又能限制你的浩然之气？

2001年11月3日于古彭



《站柜酒》插图/范力

(选自《乡土文学》1984年第6期)

站 柜 酒

京杭运河与陇海铁路交叉的地方，沿河跨路坐落一个集镇，名叫“大榆树”。这里原来只有上百户人家，十来家铺子，紧紧夹着一条小街道，正如老街人所说：“一家煮狗肉，满街喷鼻香。”解放后，县政府乔迁此地，政通人和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四五万人口的大县城了。老街还是老模样：青石条街道，泥墙瓦顶屋，后面倚着运河大堤，前面横着一条叉河，把它夹在正当中。风水先生说，这地形恰似一个剪刀口，主老街人丁不利。此言当不可信。但老街人都是农业户口，没有捞上“硬壳本”、吃上商品粮，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叉河上架着一座石桥，长不过丈许，宽不到六尺，是老街通往新城的咽喉。因年久失修，石块残落，桥面上勉强可以通过平板车，北京吉普是万万不能在上面奔驰的。据老街上的石匠娄瞎子考证，这石桥虽小，却名列经传，当年黄石公授书张良就在这座小桥。桥头尚有一个凹坑，那是张良跪着给黄石公穿鞋时留下来的遗迹。后来，隋炀帝开挖大运河，直通南北，本来要拆掉它，因为顾及张良盛名，未敢造次，河道便在这里打了一个弯。娄瞎子还发誓，一旦发财了，他就自己掏腰包把这石桥修复一新，并

在桥头竖一块石碑，刻上“留侯纳履处”几个大字。其实呀，史书上所记载的那座石桥在旧城，距离这大榆树还有五六十里路呢！至于隋炀帝当年是否有过拆桥的动议，县志上没有记载，也就无从查考了。大家并不计较老石匠讹误史实，难得他有这番苦心！再说，石桥破成这个样子，没有上万块钱也修复不好，政府不拨款，私人谁能掏得起？

虽说老街人都是农业户口，但他们没有土地耕种。有手艺的做手艺，会生意的做生意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叫做“专业户”。他们的收入要比种田高得多。当地人习惯吃煎饼，小麦煎饼就盐豆，一辈子吃不够。这煎饼是用小麦或杂粮磨成糊子，舀在鏊子上，用竹匹子摊烙而成，大如圆桌面，薄如新闻纸，又香又脆。烙煎饼要烧柴草，煤炭火容易烙焦。老街人烧草不用花钱买，河边木材转运场里有的是树皮！从大兴安岭运来准备从水路转往淮阴、扬州等地区的树梢梢，又粗又大，妇女们瞅个空，一两个小时就剥它几百斤，谁也管不了！市场上粮食也不贵，小麦每斤两毛五六。蔬菜更便宜，旺市时黄瓜、芹菜一毛钱三四斤。河叉里还能打到野鸭捕到鱼。每人每月十五六块钱伙食，比在机关食堂吃得还强哩！这样细细算来，老街人的生活水平并不亚于那些揣“硬壳本”的。可是，新城的居民还是瞧不起老街人，举其理由，头一条便是老街人好喝站柜酒，“贫”！

人要脸，树要皮。老街人气不过，前去质问：“请指名道姓？”新城的居民伸手向娄石匠一指：“他就是代表！”

“唏，娄瞎子？……”老街人张大了嘴巴，涨红了脖子，喉管里像塞了一团猪毛……

娄瞎子呢，他脸不红，心不跳，还诌了一段顺口溜来夸赞这站柜酒的好处哩！

“柜前一站，

酒碗一端。
咕噜下肚，
浑身舒坦。
又不误事，
又少花钱。
穷酸一个，
神仙一般。”

“呸！丢人，败兴！给老街人丢脸！他弄几个熊钱都扔进酒坛子里去了，连自己的两间破屋都修不起，还要掏腰包修石桥？呸，呸呸呸！”

二

“站柜酒”，穷汉子酒也。出苦力的人来了酒瘾，就往酒店柜台前一站，摸起一只空碗向掌柜的要几两老烧酒，再买一朵醋蒜作下酒菜，便一口酒一口蒜地喝起来。蒜瓣子吃光了，就嘬蒜皮。看到顾客打酱油时滴下几滴在柜台上，连三二分钱的下酒菜也舍不得买了，便用指头蘸蘸柜台上的酱油，吮一点咸味，喝一口老酒。即便没有古代壮士自割肉体下酒之勇，也大有把指头吞下肚去之势。如今时势跟过去大不相同了，谁的兜里没揣几张“大团结”？谁还愿意再露贫相，喝这“下三烂酒”？可是，娄瞎子偏偏还保留着这个背时的嗜好，天天到柜台前去晕二两。所以，新城人见之讥笑挖苦，老街人就觉得丢脸败兴。

日头刚刚偏西，娄瞎子便收拾好盥磨的工具。他要喝一碗站柜酒，早早回家睡觉去。

毕竟是六十开外的人，干这硬碰硬的石头活，可不像捏面人那般轻巧，娄瞎子站起来，腰像断了似的，浑身骨节格格作响。他

解开那条既勒褂子又勒裤子的“一当两”青布腰带，提提大腰裤子，把从敞露的前胸飞钻进来的细砂石末都抖下去。掖牢了裤子，又用青布腰带掸掸脖子上的石末，张开镊子般的指头，挠挠络腮胡子，将藏在那里的细砂也清理干净。然后，再掏出老烟锅按一袋大黄片，点上火，用力地吸起来，滋滋滋，吸得两个腮帮子都凹了进去。看起来，他比过去消瘦多了。

按照往常的规程，娄瞎子还要再磨半盘磨才能歌手。可是，前几天听说有个养蜂子的，冒了尖，大家一眼红，报告公安派出所，用条麻绳捆走了，还不知道如何发落。他的心凉了，劲也泄了。“唉，树大招风，钱多招祸啊！”娄瞎子叹一口气，磕磕烟灰，把老烟袋别在青布腰带上，便朝老街头庄四寡妇酒店走去。

娄瞎子不识字，没有读过《诗经》，也不懂得“比、兴、赋”，但他无师自通，是个天才的民歌手。这不，他又用“比兴手法”编了一首《忧愁歌》，边走边哼起来——

“说忧愁，道忧愁，
说忧道愁有分由：
马愁背鞍行千里，
牛愁出力挨鞭抽；
羊愁从小长胡子，
骡子愁它一世休；
鸭子愁个扁扁嘴，
鹅愁脑袋长疙头；
鱼愁离水不能走，
龟愁不敢伸出头……”

娄瞎子是庄四寡妇酒店的老主顾，有无现钱，他都能前来喝酒。在庄家酒店门前摆摊卖狗肉的魏大个子，老远就打招呼：“瞎子，还剩半个狗肚子，给你！”

“哟，还怪孝顺嘛！”娄瞎子回答。

“要是没有狗肚子，你他娘的能天天来灌猫尿？”魏大个子把那半个狗肚子揉过来，说：“我就白送给你个瞎熊了！”

“当真？反口是孙子！”娄瞎子顺手接过来，尝一口，味道不错。

“俺都五十好几了，黄土快埋到脖子上了，还能张口说白话？唉，瞎子！俺借你的那六十块钱，才买来狗，肉还没出手，再拖几天还你。”

皮匠白二能子端着酒碗走过来，吆喝着：“喂，瞎子！俺家小三子快带亲了，先给你打个招呼，到时找你转弯，借二百块钱办几桌。你甭像他娘的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！”

娄瞎子装着没听见，到柜台前摸起一只空酒碗，对庄四寡妇说：“来半斤！”白二能子窜过来，一把夺去那半块狗肚子，说：“还能叫你独吞，让老爷们也沾沾光。”

老街人姓氏杂，七李八张十二王，平辈人之间好骂“大会”。见面不骂不说话，不骂不热乎。一句话骂恼了，再骂一句又会笑起来。骂过“大会”之后，他们才能拉正经呱。

“瞎！见到不要钱的东西比见到爹还亲。”这庄四寡妇五十二岁，刀子嘴，豆腐心。她骂了白二能子一句，又说：“新城里刘婆子的茶铺夜里遭贼了。盆盆罐罐的，被砸个精光。唉，这又是一个灾兆啊！”

“那个刘婆子也太甩才，还能到‘致富会’上去夸富，照相呀，领奖状呀，早该烧鸡大窝脖了！”白二能子瞟了娄瞎子一眼，又说：“还是咱们瞎子哥经过风霜，不显山，不显水，整天价把尾巴夹在腚沟里，谁也摸不透！”

娄瞎子买一头醋蒜当作下酒菜，听到白二能子在“挖”他，用袖子抹抹嘴边的酒滴，说：“奶奶个熊！老子是属鸡的，刨一爪，吃

一爪，还能有隔夜米？”

“哐哐哐，你他娘的腰缠万贯还能装穷酸？你存在那银行里的圈圈，跟一串糖球似的！当心把你这尖尖也掐去哟！”魏大个子也在一旁帮腔说。

“哈哈，养在圈里的猪，早晚少不了挨一刀！”白二能子把空酒碗扣在娄瞎子的头上。

“放你娘的臭狗屁！”娄瞎子像一头受惊的狮子，额上青筋勃撩，猛晃一下头，将空酒碗甩到魏大个子的身上。

庄四寡妇见酒碗被摔坏了，气得大骂：“你个瞎种啊，老娘卖一天酒还不知道能赚回几个碗钱呢？俺不是你呀，鍤锤一响，票子像飞沙一样，直往身上扑！你拔一根汗毛，比俺的腰还要粗哩！”

“乖乖，你可真是软地好插锨，拿我来当出气筒了？”魏大个子揉揉胳膊，火辣辣的疼。他站起来猛还娄瞎子一拳，“呸，揍死你这连死人的钱也要去坑的东西！”

白二能子立马送桥，又在中间，架起两只胳膊，挡住两边飞过来的拳头。“哎哟，哎哟哟，我怎么净养这些打爹骂娘的东西！”

庄四寡妇也跨出柜台来，从中劝阻：“算了，算了！”

魏大个子生怕垫酒钱，抽回了拳头。

娄瞎子多挨了好几下，看看敌不过魏大个子，也自软了下来。他是娄师德的后人，恪守“唾面自干”的祖训，只好苦笑着说：“唉，俺又灌多了猫尿！”

三

娄瞎子回到家里，倒在床上蒙头大睡。

娄大婶放下活儿，给他沏一杯茶放在床头柜上，又嘟囔起来：“这出力的人，喝两盅酒能解乏，俺又没阻挡过。你就买一坛子酒放在家里，想喝时俺就给你弄几样可口菜，慢慢去哏不行？下色货，偏要去喝那宗穷汉子酒，主贱！”

娄瞎子对老伴的指责毫无反应，想来他对这样的话儿不知听过多少遍。他喝了几十年站柜酒，早就品出了味儿：“这酒穷能遮穷，富能遮富，是宽心物啊！”

娄瞎子本名娄凤举，“瞎子”是他的绰号。娄凤举从小拜娄大婶的父亲刘石匠为师，学艺三年，满师后在老街上做手艺，也有四十多年了。他是刘石匠的开门弟子，这在手艺行里非同小可，犹如家之长子，国之大臣。按照石匠的行规，开门弟子满师时，做师傅的必须请几个有名望的石匠来对徒弟进行“问路”和“见活”，经过大家认可后，徒弟才能独立开业。“问路”就是考行里话，鑿锤叫“虎头”，鑿刃叫“牙子”。外行人自然听不懂。手艺人要是说不出这些行话来，便是“粗”的，吃不开了。“见活”，就是考核实际操作水平。凤举满师时正赶上十年一次的“磨山会”，方圆几十里的名石匠都去比手艺，刘石匠带着凤举上了磨山。

磨山会主问凤举：“当年，祖师爷有两个徒弟，他们下山时，大师兄要挣来一座金山，小师弟要在世上留下一个美名，你看学哪一个好？”

娄凤举回答：“这两位师爷都好，俺都要学！不想挣钱，来学手艺干什么？没有好名声，手艺再高也白搭。”

一要挣钱，二要留名，这便是娄凤举的人生信条。

“见活”的时候，会主滚过一盘磨坯，叫娄凤举立时凿出一面“九龙卧八卦”形状的磨膛来。这是一个功夫活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只要先在磨膛上画一个圆内接八边形作为“八卦”，然后再在每卦里斜凿出九个磨齿来就行了。凤举嫌比比划划太麻烦，顺

手拿一条汗巾子蒙上眼睛，便左腿伸，右腿蜷，侧身握鋤，叮当，叮当，叮叮当，瞎里摸窠地凿起来。碎石嗖嗖，火星闪闪。几袋旱烟功夫，一面“九龙卧八卦”就做出来的。量一量卦弧，不大不小；数一数齿路，不多不少。无断齿，无瘦齿，跟从模子里磕出来一样。参会的石匠都惊呆了，说：“瞎着眼儿能出这手活，绝啦！”打那以后，娄凤举便得了这个“瞎子”的外号，而他的本名倒没有人去叫了。

往事不堪回首。娄瞎子翻翻身，转脸朝里，发出一声长叹。这是在叹息自己空怀绝技，生不逢时啊！他和娄大婶结婚不久，刘石匠就得了半身不遂病，躺在床上十年才迟迟死去。这些年娄瞎子挣钱也不少，银元垛起来比他的个头还高，都填进刘石匠的药壶里去了。刘石匠安了身，娄瞎子拉了一腔债。等他还清了债，民国早已寿终正寝了。解放后，才过上几天好日子，“大炼钢铁”来了，他的鋤锤在“土炼炉”里化为了铁水，气得他跑到刘石匠的坟头大哭了一场。过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娄瞎子重整旗鼓，又购置了一套鋤磨工具，哪料好景不长，又赶上了“割尾巴”，喝“大锅汤”。“奶奶个熊！唐僧去西天取经，经过九九八十一难，以后就享清福了。俺娄凤举出师后这么多年还要遭劫难，比唐僧还苦哩！”

人愁多好酒。娄瞎子愁闷极了，就挤出几个钱来到酒店弄二两老酒晕晕，解解闷。日久天长，他便养成了这喝站柜酒的嗜好。

娄瞎子绝了“挣金山”的念头，便经常去“打倩工”。老街附近的人家请他磨磨，只管饭，不给工钱。挣钱不挣钱，得混个肚子圆。只要人家有酒有菜，娄瞎子也不怠工。谁要不弄二两给他晕晕，那盘磨磨过以后，不是“拗眼”，就是“淌粗”。倒进磨眼里的粮食直往上冒，不往下去，或者顺着磨嘴直淌，似碎非碎，烙不成煎饼。找他，他就说：“没啥？打二两酒浇浇磨眼就中了。”娄瞎子略